

浮光碎影伴流年

荆毅◎著

FUGUANGSUIYING
BANLIUNIAN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浮光碎影伴流年

荆毅◎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陈 艳

插 图:董源希

装帧设计:北京中尚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光碎影伴流年 / 荆毅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676-2667-6

I. ①浮… II. ①荆…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0413号

浮光碎影伴流年

荆 毅◎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tf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mm×960mm 1/16

印 张:13.75

字 数:185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2667-6

定 价:39.8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壹 // 故 乡

让乡愁唤醒诗意	002
四月桐花惊艳开	008
我的太丰	010
端阳	013
夏天絮语	016
风筝，风筝	019
过年是一种风俗	022
珍惜每一滴水	025
南山园落成记	027

贰 // 休 闲

象棋作伴	032
打 牌	036
饮器最爱是紫砂	038
木雕情缘	040
宋瓷斗笠碗	042
我家的青花盘	045
露台春秋	047
斗蛐蛐	049

一盆人参榕	051
紫砂壶情结	053
邱翁与他的两株草	055
学书小记	057
游泳纪事	059

叁 // 心 絮

墙上的岁月	062
水向东流月向西	065
闲 愁	068
爱，没有许多理由	071
书里的爱情	075
手机的一些事	078
写微博	081
随风而逝的情缘	084
三个阜阳女人	087

肆 // 芜 湖

芜湖的水	092
芜湖的老街	094

广济寺散记	096
米芾与芜湖	098
荷叶饭与炒田螺	103
芜湖美女	105
街头小吃	108

伍 // 书 事

听王蒙“小说漫谈”	112
想起舒婷	115
文学忠诚的儿子——鲁彦周	117
去南京看叶兆言	120
业霖先生去未远	123
韦斯琴的短信	126
杨声的水墨天空	129
画家有颗繁华的心	132
大地的异乡者	135
从爱出发	138
西祠红颜写手	141
作家的本色之美	147
深刻的人性探索	150

陆 // 游 痕

秋天的湿地之旅 156

西安咏叹 159

西安小吃 162

格拉条与大枕头馍 164

云南纪行 166

世博是送上门来的世界文明 174

小格里的天，是明朗的天 178

柒 // 碎 影

浮光碎影伴流年 182

后 记

挥手总难道别 207

壹

故
乡



每个人都有故乡，离开的越久越远，越会多一份惦念。我的故乡不远，离我工作的城市不过百里之遥，但也只在清明冬至回去，来去匆匆。田地、树林、沟渠、河流、湖泊，一些自然散布的村落，一些经年踏出的小路，还有晨曦暮色里的炊烟，春风春雨中满世界摇曳多姿的油菜花，各种式样的小桥与水跳……是的，我生在李白别儿女的南陵，那个村庄叫锦坊埠。它紧依着青弋江。儿时住在这条母亲河的中游，现在住在青弋江与长江交汇口，千年的中江古塔，差不多是她一路蜿蜒奔波的休止符。或许我会终其一生，都要与这条河流相伴生息，像《静静的顿河》中男女主人公与顿河那样不离不弃，从某种意义上，我是从未离开过故乡的人。

马元街

马元街是我每天背着书包上学都要经过的地方。从村庄出来，要穿过广

阔的田园，阡陌纵横，色彩缤纷，沿途能看见错落的房屋坐落在一片片无山无丘的土地上，河水清澈，鱼翔浅底，草木茂盛，鹅鸭成群。

春天，布谷鸟的鸣叫格外响亮，记忆中全是瓦蓝的天，絮白的云。布谷鸟叫的时候，我穿着母亲做的布衣衫，背着帆布书包上学，一路上用柳条枝打草惊蛇，看它们从水田掠过，嘻嘻哈哈，无忧无虑。

马元街是一条老街，石板铺的路面，宽不过两丈，两边青砖黑瓦马头墙的砖木建筑，各色的小店铺与作坊并存，还有包子铺，连环画满架的小书店，大众浴室、铁匠铺、榨油坊，等等。学校就在街道背面。没有围墙，开放的校园，四周多灌木，一些旗杆石、鼓凳之类的玩意儿散落在杂草丛中，老房子里很多木质的柱子，房梁上的檩条都呈现雕梁画栋的图案，依稀可见岁月的印痕。阳光也能从房顶明瓦直直地照进教室，斑驳的砖墙外壁长着稀疏的小草。

我们坐在里面听老师上课，一听到外面小贩的叫卖声，难免要分心，不

时向窗外偷看，下课铃声一响，不顾一切地冲出去，递给小贩几分钱，换一根甘蔗、灌心糖之类的零食。没钱买东西时，就与同学抓紧时间在水泥桌上打乒乓球，偶尔也逞强斗鸡、摔跤，常常要等上课铃响起才慌慌忙忙往教室跑，额上全是被汗水粘湿的头发，衬衣也湿了前胸后背。

16岁离开这里，几十年了。几年前，我又去马元学堂走了一遍，学校早已变了格局，要不是几棵参天古树定位置，我都失了方向。还是学校，学生少了，喧哗少了，教学楼不高但显得规则整齐，生在角落里的花花草草告诉我这里有人精心照料，仍有一群稚气的孩童奔跑追逐。灰色的旧舍不见了，就像布谷鸟的离去，我在那里驻足彷徨，没人认识，没人招呼，时光流走了，青春流走了，像校舍不远处青弋江流去的水一样，悄无声息。

出了校园，一径往我的村庄而去，走近村庄，就可以看到那些枝柯高举的树，树皮泛着青。地头的水塘变得小了，猫着腰劳作的乡亲，背影熟悉又陌生。总有狗儿悠闲地走，远处还有牛，让我看着便心生温柔。

外滩地

家乡人把青弋江滩涂唤作外滩地，去河里汲水、洗衣都要经过它，外滩地铺满巴根草，没有城里花钱买的进口草厚绿，但生命力却要顽强得多，任它烈日冰雪，真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除了这些草，还有大量牛蒡生长，宽阔的叶子，咬破茎秆会有股酸酸的汁液令人口舌生津。外滩地是我们孩子嬉戏的天堂。

夏天来临，只要有人率先脱下裤衩跳进河水，全村的伢儿们都会蜂拥而至，下水饺一样落进河里，直到鱼鹰船贴近时，才害怕地捂住裆，赤条条地

上岸，除了嬉笑，全然没有羞耻之心。水流稍稍舒缓的时候，男人们撂下烟枪，顺手拿了圈养鸡婆鸡崽的竹篾罩子，下得水去，河里的鱼儿乱窜，罩子所到之处，鱼儿逃之不及，三五斤的青鱼、鲤拐就能摆上当晚的餐桌。

一年里，外滩地除了汛期偶尔被水淹没，大部分的时候沐浴阳光雨露，生机葱茏。阳春的时候，一场春雨刚过，不经意间，草地上已经一片肥绿，车轱辘、巴茅草、地米菜、蒿子，还有很多白的黄的不知名的花儿，随意的点缀，都让人觉得无限的惬意。采摘几朵，和着新鲜的草叶挽成一小束，扎在小姑娘的马尾辫里，女孩子常被我们男生嘲笑是某娃子的新娘。

草地很大，又在水边，四周除了河堤，别无大树，视野非常开阔，很多时候，我们在草地上疯跑、躲藏，就像一群被放养的牛犊。饿了，随手采些野果野菜茎就可以充饥。累了，仰面躺在地里，看蓝天上白云有的像马，有的像狗，争论着，比划着，耀眼的光亮一晃一晃，眼睛里全都是日头的影子。夏天偶尔还去滩头瓜地偷摘别人的香瓜，被人发现追来，就跳进河里，游到对岸，定心定意吃完偷着的瓜，再从上游仰面躺在河面漂过来，得意而不羞愧。

前些年春天回老家，我曾去外滩地，让我吃惊的是草地滩涂不见了，变成陡岸，还多了许多砂石，而对岸却变成平滩，真是三十年河东到河西呀。感慨间只有河水依然在静静流淌，外滩地成了一个永远逝去的少年梦，它比城市里任何一座公园带给我的欢乐都要多。镜湖、赭山公园属于女儿的童年，而锦坊埠村边的外滩地是属于我的童年乐园，遥远又怀念。

故土是根

乡村是我的出生地，都市现在成了我的舞台，我的情感世界中永远有乡村高粱和稻麦的影子轻拂，都市的烟柳与玫瑰也常常敲打我的世界。于忙碌中抽空回一趟出生地，是一件可心的事。无论主观如何，客观上每个人都离故乡越来越远。每每看到那些苍老的和母亲一样给过自己爱意的村里老人，像一片片黄叶一样挂在最后的生命枝柯上，总让潮湿的心复又脆弱。

记得家门前菜园边有几棵花树，每当夏天欲尽秋蝉鸣枝时就会有粉的花紫的花朵缀满枝头。记得有位住惯县城的同学见了说：“嗨，这是丁香吧？”“不，是紫薇。丁香开在春天！”我的小妹口齿伶俐地回答客人。在乡下，许多不经意的事物与朴素的居家人浑然一体。当日落星升，白日不觉的虫鸣就潮落石出，偶尔的犬吠是几个跳荡的强音。

后来我离开乡村，去远离竹篱、水井的都市读书、谋生，突如其来的繁华让我好惊奇，这里是另一番世界。街面的滚滚红尘和邻居防盗门里深掩心迹的眼神让我的灵魂感受到一种巨大的饥渴。更让我难堪的是，都市人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哪怕他一家三代挤在半间公房里流汗流泪，受着都市的压迫，可他们提到乡村，却一脸的不屑，把在那儿生活的饮食男女响亮地唤做“乡巴佬！”我耳濡目染，继而竟胆怯与虚荣了。在偶尔加入的歌舞晚宴上，面对西装革履的都市人，我失去了从前的坦然。我开始避谈我的乡村和乡村里的父母兄弟，举手投足之间拼命擦洗腿上的泥迹。

这时有件事改变了我，它是我心路历程的一个转折。一日路过某校园女生宿舍，见路旁一位十分姣美的女生与一位苍老独眼的鞋匠很亲昵。她坐在

老人对面，边说话边将自己碗里的肉片夹到老人的碗里，而老人极力避让，连说：“你吃你吃，闺女。”又一日，见女生替老人缝扣子，缝好后帮他穿上，而老人则像个大孩子，那情景让我极为感动。后来，我经常在傍晚时分看到女生挑着鞋担送老人出校园，佝偻的老人比修长的女儿整整矮了半个头。可夕阳里，他们父女所透出的爱与和谐使我终生难忘。

我忽然觉得一种什么东西又在我心田里复苏，那就是做人的朴素、坦然。应该感谢那个女孩，她是我成长途中的一盏灯，照见我与故乡的里程。

辗转都市数年，太多的喧闹、浊气使乡村成了亲切的诱惑。我爱乡村，不是因读了诸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的诗句，也不是怨城里的噪声、雾霾或冷漠，是因为我属于乡村，它是我终身的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事一人，在回忆与体味时都会成为一种修行。

不是每个人都有宗教，但基本上心中都有自然，如果在红尘中不堪疲惫时，很想到自然中寻求安慰，那么就去一趟故乡吧，让一缕乡愁唤醒你人生的诗意。

四月桐花惊艳开

如果不是上周末作协采风，如果不是车行湾西路，如果不是湾西路左边漫山遍野绵延数公里的桐花让我怦然心动，我几乎要忘记桐花了。我以前只觉得桐花有浅浅的寂寞，开在童年的院落，有一些蜂蝶过来，钻进喇叭一样的花朵。春风拂过，空气里荡漾着它们香甜的气息。我万没想到，桐花也能像油菜花一样，开得如此连绵壮观，成为芳菲四月抢眼的风景。

万物盈虚有道，三春花景至四月最盛，又从四月转衰，所以有“人间四月芳菲尽”的诗句。自然时序的碰撞，最是引人怀想。而桐花灿烂地开，决然地落，也给我很深的印象。常常是在某个艳阳天抬头乍见一树繁花，而一夜惊风，便吹落桐花满地，在湿湿的庭院里，零落的桐花，便被敏感的诗人一一拾起，放进诗集，一页页流传。直到李清照那里，我终于受不了它的寂寞甚至凄苦，扭头走开，一直走到中年，也不曾回望过桐花的姿影。没想到，这个四月，这个周末，一山的桐花彻底颠覆了寂寞梧桐的形象，让我明白花事与人事一样的起伏多面。

看到桐花，还有与桐花一起枝繁叶茂的寻常树木，这便让我忆起儿时景

象。像这样的四月，如果是在儿时的故乡，一起玩的小伙伴会摘取桐花的花瓣，贪婪地舔着香甜的桐花尾部，在那个年代，这种滋味是一种别样的获得。小伙伴们还会对蜜蜂来点恶作剧，摘下桐花，诱蜜蜂去花心采蜜，然后再把花冠一捏，蜜蜂就困在了花囊里嗡嗡乱撞，这时我们手一松，蜜蜂便如箭一般飞窜出来，引来我们哈哈大笑，不过有时也会遭蜜蜂报复，被蜂针刺得哇哇乱叫，但又一年春天桐花灿烂时，我们依旧故伎重演。冒险是我们乡村孩子的天性。

现在想来，这些事已经离我很远了。四月的桐花还有花期相近的槐花，都已经多年未亲近了，偶尔去郊外路边放蜂人那儿买蜂蜜，听养蜂人说“这是桐花蜜，这是槐花蜜”才恍然记起那些盛开在童年里的花儿。忽然就有一点点感动，一点点温暖涌上来。耳边仿佛响起朴树的歌声：“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 /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人事与花事，都是时间的过客。“她们都老了吧 / 她们还在开吗”，还是朴树的歌声，在四月里，在桐花的零落中风一样轻轻地、轻轻地游荡……

日暮时分到了太丰，乡村公路被大货车轧得坑坑洼洼，我的车无法开进去，换车颠来拐去行进。公路两旁大片的棉花地让我亲切而感动。这片当年多少哥哥姐姐们钻进去谈恋爱的棉花地呵，长得还像当年一样茂盛。朋友父亲的灵堂搭在村上的公堂屋里，我去磕了三个头后，站起来木然四顾，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屋。屋顶鱼鳞小瓦，积满灰尘，落地木柱与屏风上，都是时间的痕迹。在公堂屋的对面，是一个别墅毗连的新村，别墅门前是庄稼，门后也是庄稼。

村口水塘边，成熟的柿子美丽地垂挂着，让我想起池莉的女儿在英国校园里拍摄的照片：很多苹果掉落在绿绿的草坪上，没有人收拾。这里中国乡村鲜艳的柿子，一样可以让人体会到生态之美。那些成熟的柿子，橙红而光亮，树上的、地上的都很入画。夜晚静谧极了，无边无际的黑，让那些水塘在星光下闪现一片一片暗淡的寒光，带着儿时记忆里的恐怖。偶尔有一只猫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的脚旁，幽灵一样轻。

晚餐后上了那条儿时去外婆家常常经过的青弋江支河埂，踮起脚看到下